

艺术市场

拍场上如何竞价是一门学问

■冯玮瑜(收藏家)

几年前,香港苏富比隆重推出了“琵琶中国艺术收藏”专场:一个英国贵族60年秘不示人的旧藏终于出现在拍卖场。

琵琶专场里共有四件黄釉器:一件是弘治黄釉盘,一件是正德黄釉盘,还有一件是嘉靖黄釉盘以及一件万历黄釉盘。说实在的,这四种类别器物,我均已收藏,不存在拾遗补缺。但琵琶专场名头太响,若能收藏其旧藏之一二,也会令自己的黄釉系列收藏增色不少。

这件弘治盘以7万港元起拍,一开始有几家举牌竞价,当追高到50万港元后就只剩两张牌在竞价,两张牌一左一右,各不相让,拍卖师两手翻飞,一手指左,一手挥右,不停报价,叽里呱啦,念念有词。

我认为拍卖行的定价其实是有策略的,特别是这件弘治名品。定价超低是为吸引关注,大家都想“捡漏”,结果远超定价。同样的,凡参与拍卖举牌竞价,也是有策略的,举牌竞价可以采用两种方式:一种是开始时直接喊一个高出底价数倍以上的高价,把那些想“捡漏”的一下子打蒙了,他们心里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价格。当他们还没反应过来,拍卖师槌声一响,胜负已定。等他们回过神来,已经瓜熟蒂落。

这种吓人的方式是双刃剑。如果自己判断错误,一下子喊高了,那就站在高山上,自求多福了。另一种是一口接着一口跟举。这种跟举方式为大多数数人采用,起码前一口还有人跟自己竞价,成交价显得较为公道。即使是跟举方式,还是有窍门的:例如对方刚举牌,自己就迫不及待立即又举牌,显得志在必得,气势上压倒对方,让对方知难而退。更夸张的是高高举牌不放下,让所有竞争者知道自己不吝价钱,志在必得,让竞争者心怯退出。

我就在拍卖会亲眼见过大收藏家张宗宪先生坐在第一排,拿着1号牌高高举着,完全不看别人的出价,高举不放,引得全场一片掌声。可惜,那次张宗宪最终还是败下阵来,有人愣是不吃他这一套,就要硬抢。也许,人家看见是张老先生志在必得的东西,一定是好东西,更要硬抢不可呢。跟举还有一个方法:适时拖慢出价节奏,老是等到最后一次才举牌,打击满以为即将落槌的竞争者的心气。总是最后一刻才继续出牌,出价出得很痛苦的样子,暗示现在的价格已经够高了,如此反复几遍,对方也会觉得价格太高而放弃了。

我认为如何竞价,也是一门学问,我就在拍卖会亲眼见过大收藏家张宗宪先生坐在第一排,拿着1号牌高高举着,完全不看别人的出价,高举不放,引得全场一片掌声。可惜,那次张宗宪最终还是败下阵来,有人愣是不吃他这一套,就要硬抢。也许,人家看见是张老先生志在必得的东西,一定是好东西,更要硬抢不可呢。跟举还有一个方法:适时拖慢出价节奏,老是等到最后一次才举牌,打击满以为即将落槌的竞争者的心气。总是最后一刻才继续出牌,出价出得很痛苦的样子,暗示现在的价格已经够高了,如此反复几遍,对方也会觉得价格太高而放弃了。

我认为如何竞价,也是一门学问,



■明弘治
娇黄釉盘

因为这涉及人们的心理活动。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,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在制定好竞拍策略后,还得视情况,审时度势,相机行事。

这件弘治盘还在不停地竞价。我注意控制举牌出价节奏,因为举得太急,怕对方急红了眼,脑瓜一热,什么都不顾了。随后,我故意拖慢节奏,在最后一刻才应价……结果以100万港元成交价拿下,超出底价13倍多。

画品群向

以白描人物画名世的伍学藻



■伍学藻的《松下棋图》的创作素材,取自赵孟頫《题洞阳徐真人万壑松风图》。

■黎向群(知名美术评论家)

咸丰、同治年间,虽然广州成为对外开放港口,西方文化渐入,但学海堂、菊坡精舍、应元书院依然成为广东学术研究和科举教育重心及文化史上的高地。这些学长、院长、山长都是教育界精英,又擅长书画。学人的绘画创作,得其家族人文修养的熏陶,做学问受到学堂的严格训练,学问之余的笔墨雅兴,既是他们交游唱酬的传情再现,又是他们学术趣味与人生理想的优雅表达。他们的绘画创作与职业画家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苏六朋父子、居廉居

巢兄弟、何翀、程景宣等人除重视技法锤炼外,还要迎合官僚、商贾、有钱人的审美需求。

提及学堂学长们的绘画成就,伍学藻是不能缺位的一位。清代道光年间,阮元创办的学海堂,是一所以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,延聘学长负责制。学长既是学界的精英,又擅长书画,书画成就代表了那一时期广州地区文人书画创作的最高水平。如谢兰生、熊景星、黄培芳、黎维枏、陈璞等学长擅长山水画,伍学藻晚年聘为学长,他成就是人物画,以仇英、吴韦、唐寅、陆治、沈周、任熊画法为宗,同

时,融入个人的审美意趣和艺术修养,自成一格。

伍学藻,字用蕴,号公采,别署松溪居士。广东顺德勒流人。父仲赞,字襄卿,生平不喜科举,专心研究经史、舆地、词章、算学,颇有声望。他幼承庭训,少年师事廖石鹏先生,同治五年(1866)时选学海堂专课肄业,光绪四年(1878)获岁贡生,深得陈澧赏识。广西象州郑献甫(字小谷)主讲越华书院时,欲延揽他,他坚辞不就。寓广州城西长寿寺,名其寓斋曰:“七十二芙蓉池馆”“和安小庐”。著有《七十二芙蓉池馆吟草》。

伍学藻艺术活动的时期主要在同治、光绪年间。他工书擅画,绘画取法宋元明,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无所不能,尤擅荔枝、红棉、人物、梅花、杨柳、菊花等题材皆有涉及,以白描人物画名于世。陈玉良《题伍用蕴说文系统图》记载:“用蕴静老徒,闭门萧寺里,春风唤不出,低头诵书史。徐闲及翰绘,粉墨供驱使。人物工画描,欲过龙眠李。”按,“萧寺”指僧寺、寺院,应指长寿寺。“龙眠李”是李公麟的字号,擅长白描人物画。

伍学藻的《松下棋图》,款题元代赵孟頫《题洞阳徐真人万壑松风图》诗:“谗谗松下风,悠悠尘外心。以我清静

(耳),聆此太古音。十二芙蓉池馆画。”“公采”朱文椭圆印钤于后二、三行之间(他的题画款字钤印常用的手法)。净下加点作标记指出脱“耳”字,为了不影响整体效果,却补在款字的最下端。

《松下棋图》的创作素材,取自赵孟頫《题洞阳徐真人万壑松风图》的诗意,徐真人与文人在松下,坐在石台两端对弈,松下风发出呼呼的响声,与诗人的心灵产生了共鸣。画面的主体两人对弈,石台上有棋盘、棋子和两个棋筒,人物取法仇英笔意。前景由土坡、小溪、小树、小竹、小草组成,背景由淡墨朦胧远山来衬托画面,他们一边下弈,一边聆听幽鸣、松风与太古音,置身于尘外,脱去尘俗之心。用笔苍劲秀润,疏放写意,以水墨为主,浓淡相间,墨冲淋漓;人物、服饰、棋筒、松树干、小树叶均有设色点缀,色彩淡雅,能脱尘俗之气。

伍学藻以教书育人为己任,绘画对于他而言,则是余事雅趣,他绘画更为注重的是文化内涵和艺术修养,流露浓郁的文人气息和人文情怀。因此,他的画作为文化圈所认同。尽管他拥有“人物工画描,欲过龙眠李”的赞誉,但随着时光的流逝,人们对其艺术成就的认知甚微,埋没于乡野。

艺术语

■张曼(青年水彩画家)

回想学习绘画的事,可能跟初一时被认可的经历有关:那时美术课总被老师夸奖,第一次参加绘画比赛就得了一等奖。记得当时参赛作品画的是最喜欢的动漫人物《名侦探柯南》,从那以后就开始对美术有了不一样的情感。上高中决定系统学习画画后,也常得到启蒙老师的认可,进一步增加了我对画画的兴趣和信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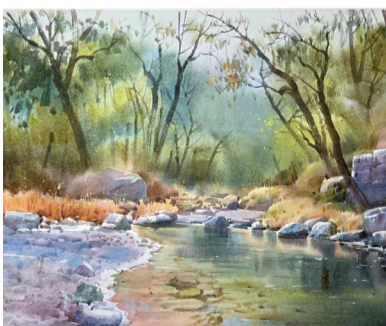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,看约瑟夫的水彩画,对我启发很大,他精湛的技艺、对画面高超的驾驭能力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,他的每张水彩画都充满着激情,洋溢着独特优雅的趣味,像他的

水彩画的偶然性是最吸引人的地方

性格一样,他的画面非常解压,特别是在我极度疲倦的时候,神经紧绷和心情焦虑的状态下,会因为看到他的水彩画而得到舒缓并有向往美好的愿望。我就很想成为这样的画家,能画出如此愉悦人们心情的画面。

我是个喜欢有挑战的人,水彩画刚好满足了我这一点。水彩画有不可复制性,它特有的湿画法,让每一次的水与色都有不同的碰撞,心与情的交融,这让我在每次的绘画中都能感受到独特的新鲜感。每次创作,水的流向或晕染的偶然性,让我感觉既充满挑战又蕴含魅力。

感性上讲,水彩画的偶然性是最吸引我的地方。水彩画不能反复涂



■张曼水彩风景作品。

抹,反复修改的特点,这要求绘画者有对大环境极强的把握能力,以及对主要物体表现张力的极高的控制能力。

我始终觉得在纸上驾驭水色这件事魅力无穷,也十分享受在水彩艺术晶莹剔透的海洋中畅游。我最爱用水彩写生美景,通过水流和色彩的融合、碰撞,当时想表达的意境和情绪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作品中了。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“有意味的形式”,所以,我在艺术实践上多选择水彩表现。

我认为,水彩画的题材选择可以更宏大,不应该局限于花草草和简单风景,创作中我更多地会选择捕捉人间味道。水彩画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尤其人物画上的确有难度,但我始终认为,水彩画是可以表现这种题材的,可以描绘反映众多历史人物的宏大历史瞬间。我也会尝试去探索这条道路。